

暨南外语论丛

跨文化语境中的 英美文学与翻译研究

◎ 卫景宜 主编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暨南大学出版社

暨南外语论丛

跨文化语境中的 英美文学与翻译研究

◎ 卫景宜 主编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文化语境中的英美文学与翻译研究/卫景宜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7. 4

(暨南外语论丛)

ISBN 978 - 7 - 81079 - 822 - 8

I. 跨… II. 卫… III. ①文学研究—英国—文集②文学研究—美国—文集③英语—翻译—文集 IV. 1106 - 53 H315. 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7097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7972 8522060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42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

定 价: 2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主动动力似乎从经济的层面转移到了文化的层面。“9·11”之后的世界局势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异质文化间冲突、交流与融合的景象。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够明确地、圆满地、有说服力地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该如何相处的问题。”^①文化全球化一方面使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文化产品穿越固有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在世界范围畅通无阻；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也似乎正在推进一种以多元性为其特征的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各个民族和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在珍视和张扬自己的文化传统之时包容和欣赏其他文化。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必然带来世界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更为深层的交流。

类似的趋向也同样出现在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历经去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洗礼之后，“跨文化”已成为当前人文学科的关键词。国际文化研究学会主席、西悉尼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教授 Meaghan Morris 博士2006年10月在暨南大学的讲演中指出，今天的文化研究与以往的人类学研究、国别文化研究等完全不同，文化研究这一学科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全球化”的直接产物。所谓文化研究实质上是指“跨文化研究”。^②清华大学教授王宁认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实际上对于反拨文化研究中的英语中心主义模式、率先以翻译学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

① 费孝通. 费孝通在2003.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66

② <http://news.jnu.edu.cn/news/content.asp?newsid=1569>

扩展到跨文化的大语境之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① 美国文学研究学会主席 Emory Elliott 教授 2006 年在西南大学召开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的主题发言中指出，美国文学界对女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以及“离散研究”的日益关注势必导致美国文学研究走向国际化的道路。^② 美国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她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与日、韩、印、菲裔等文学构成的“美国亚裔及环太群岛文学”正在美国文学殿堂占据重要一席，这是一种全球文明理念的体现……反映了 21 世纪“地球村”居民的全球意识与心态。^③ 打破文化霸权、建立全球视野是上述学者不约而同的观点，这也是对“跨文化”概念颇为中肯的诠释。

事实上，人文学科研究中的跨文化趋势已经使得原有的学科门类的划分呈现捉襟见肘的局面。在文学方面，“英美文学”在今天的全球文学版图中既不能包含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国家的国别文学（如加拿大文学、澳大利亚文学、新西兰文学等）；也不能体现英美本国文学中少数族裔的文学写作——例如，美国华裔作家（尤其是大陆留学生作家）的英语作品大都描写中国文化或者纯粹描写当代中国，把这类作品归入“美国文学”的确与传统的学科观念相互抵触。在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了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特征。今天，用“英语文学”替代“英美文学”或许更能客观、包容地描述这一文学现状。然而，“英语文学”也仅能反映其语言上的分类，英语文本中大量以异国和异文化为题材的作品仍然难以严格划分。在翻译研究领域，自 20 世纪 90 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到目前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翻译研究似乎正在取代曾经独领风骚的文化研究而不断扩大其疆域和范畴。如同它之外的大环境一样，人文学科也面临一个新的转型

① 王宁.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3—4

② http://www.casul.org.cn/mgw/mgw_issuue-17.html

③ http://fc.jnu.edu.cn/qiaojun/jxky/news_show.asp?newsid=1009

期。“跨文化性”已毋庸置疑地成为当前人文学科研究中的共同表征。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跨文化语境中的英美文学与翻译研究》正是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近年来的相关科研成果收集汇编成书，借以反映我们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并请教于国内同行专家学者。希望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贡献我们一份绵薄之力。

本论文集收录的 35 篇论文是外国语学院教师自 1998 年至今，在英美文学、文化研究及翻译研究方面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发表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上。论文集分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英美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四个部分。各部分的论文序列均按原文的发表或写作时间编排。美国华裔文学研究部分是我们的一个亮点。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暨南大学中文系“比较文艺学博士点”的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就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该学科的领军人物、著名学者饶芃子先生从 1996 年开始招收外语学科背景的博士生，至今为止，已为外语学院培养出五名比较文艺学方向的博士，构成目前外国语学院从事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主力军。收录在这部分的文章涵盖了本土华人的族裔写作和大陆留学生的英语写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态势。英美文学研究部分的论文包括从莎士比亚到后现代小说的研究，这些论文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英美文学中的经典作家及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其中，刘春英副教授的《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和《小妇人》以优美的文笔，从美学与伦理学的高度，对美国 19 世纪名著《小妇人》做了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蒲若茜教授的《〈呼啸山庄〉与哥特传统》和陈蕾蕾副教授的《乔治·艾略特早期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都是在各自相关研究课题里的上乘之作，两篇文章均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作品与社会及美学的历史渊源。文化研究部分主要反映了我们在中西比较方面的

一些研究成果，包括理论、影视、广告、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尝试。其中，龙靖遥博士的《〈先贤〉：丁尼生对老子的接受与想象》一文，以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社会文化的“末世情结”为背景，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桂冠诗人丁尼生的《先贤》与中国的老子思想的渊源关系，提出诗歌《先贤》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隐喻；而且给西方文化中的老子形象赋予了新义，论文展现了作者良好的文学、文化和理论素养。翻译研究部分的前两篇文章出自外语学院老教授之手，其论证充分、写作娴熟，可谓炉火纯青。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暨大外语学院的前身——暨大外语系，就以文学翻译研究著称国内外语学界，著名翻译家翁显良教授曾领衔主持教学和科研，尤其在翻译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培养出许多高层次的外语翻译人才，并拥有一本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世界文艺》。根深则叶茂、源远流流长。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支年轻蓬勃的翻译研究队伍正在成长，暨大外语学院的翻译研究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创辉煌。

谨此为序，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暨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

卫景宜

2007 年 3 月 9 日

目 录

前 言 (1)

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人英语作品中的话语功能

——解读《女勇士》花木兰 卫景宜 (1)

美国华裔英文小说里的中国观 卫景宜 (14)

对性别、种族、文化对立的消解

——从解构的视角看汤亭亭的《女勇士》 蒲若茜 (22)

透析谭恩美《灵感女孩》中的迷信现象 陈蕾蕾 (35)

女性“讲古”的新体式

——论谭恩美四部小说的叙事策略 谭岸青 (47)

《灶神之妻》中“英雄拯救”主题的原型分析 詹 乔 (60)

父系英雄传统的追寻与迷失

——解读华裔美国小说《家乡》与《唐老鸭》中的

“父与子”母题 蒲若茜 (70)

社会伦理的困惑

——再论美国华裔作家哈金小说《等待》的

主题表述 卫景宜 (86)

鬼魂与人的盛宴

——谭恩美在《百种隐秘感官》中对二元对立的

解构 詹 乔 (98)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和《小妇人》…………… 刘春英 (113)

西丽的新生命仪式

——《紫颜色》中西丽与莎格的情感关系之

透视…………… 蒲若茜 (122)

乔治·艾略特早期作品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陈蕾蕾 (132)

《呼啸山庄》与哥特传统…………… 蒲若茜 (144)

试论乔治·艾略特女性意识的独特性

——对《米德尔马契》的重新解读…………… 朱桃香 (159)

诗意与主题

——评《洛丽塔》的语言叙述特点…………… 朱红强 (170)

我思，故我不疯

——莎剧《哈姆莱特》中奥菲利娅“疯癫”的

重新解读…………… 解林静 (179)

种族·贞节·谋杀

——试论《闹鬼的山谷》中的死亡叙事…………… 李知宇 (190)

后现代景观：世纪之交的社会思潮…………… 卫景宜 (201)

中西社会发展理念的历史反思…………… 戴灿宇 (210)

美国主流文化的“华人形象”与华裔写作…………… 卫景宜 (219)

寻觅宇宙间的“美丽精神”

——比较诗学视域中的宗白华形上诗学…………… 赵君 (237)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

——从动画片《花木兰》和《梁祝》透视文化

转换现象…………… 王璐 (248)

西方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移植与持存

——评华裔小说《饮碗茶》的特色语言

和文化 李先玉 包家仁 (256)

《先贤》：丁尼生对老子的接受与想象 龙靖遥 (265)

中英广告用语的修辞对比 王心洁 孙骞骞 (278)

文化交汇 丰彩灿然

——喜读《阿Q正传》莱尔英译本.....

..... 刘 影 陈垣光 (289)

翁显良先生翻译观初探 包家仁 梁栋华 (299)

论翻译的艺术性 王 东 (308)

从就职演说词翻译看交际语境分析的意义 杨 榕 (315)

《R. S. 托马斯自选诗集》译序 程 佳 (326)

模糊语翻译试析 王心洁 (333)

论英汉互译文本中翻译变易的三个层面 尚文鹏 (343)

跨越语言文化的藩篱

——论翻译中的“干扰” 颜方明 (356)

中国莎学译道之流变 王心洁 王 琮 (364)

析汉语景教经典的改写译经思想 张艳琴 (373)

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人 英语作品中的话语功能

——解读《女勇士》花木兰

卫景宜

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备受关注的多元文化中的经典著作。本文以该书为例，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分析该书在美国备受欢迎的种种原因，重点讨论该作品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符码，创造性地改写中国古老传说“花木兰”故事的现象，试图揭示美国华裔英语作家借助“误读”策略，树立自己既相异于中国文化又有别于美国文化的独特文化身份。

美国华裔英语文学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一个半世纪前，美国西部淘金热吸引了最早的一批来自中国广东的数百名华人移民，他们把美国加州称做金山，满怀希望挣够一笔积蓄和返家的路费便衣锦还乡。然而，他们所面临的是极端的种族歧视和残酷的生存条件，上万华人“苦力”为修建美国横跨东西海岸铁路所做的长达6年艰苦卓绝的贡献也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处境，1882年的“排华法案”将美国国门向中国移民关闭了60年之久，他们中大多数永久而孤单地留在了唐人街单身汉居住屋。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移民仍处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华人是劳资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替罪羊和牺牲品，美国公众媒介充斥着丑化歪曲的华人形象，华人没有合法权益，更谈不上用文字言说和捍卫自己的自由。尽管一百余年前就出现了华人英语写作（最早的一本华人英语自传发表于1887

年),^[1]但是,华人写作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逐渐进入主流文化。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带动了整个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大变动,“女权运动”“反越战”“少数族权益”等运动随之而来,呈现一种反传统、反权威、文化寻根的思潮。华裔英语文学也从此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崛起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不仅在数量上比前70年有了成倍的增长(截至1990年,华人出版的英语文学作品约有70多部,在此之前,从50年代追溯到19世纪末的1887年,总共才有30余部,其中仅50年代就占了二分之一),^[2]而且在题材和类型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50年代以前,约半数以上的华人英语作品是自传;到了五六十年代,除了一部诗歌、少量自传和纪实性作品外,^[3]小说成了主要的表现形式;从70年代开始,美国华人英语文学呈现五彩缤纷的局面,小说、诗歌、戏剧及其他非小说类文体都有了长足发展,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才华出众、锐意革新并拥有广泛读者市场的华裔英语作家。华裔小说作家汤亭亭、谭恩美(Amy Tan, 1952—)和剧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 1957—)的名字在美国读者中,以及学术界、文艺界可谓无人不知,他们的成名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蝴蝶君》(*M. Butterfly*, 1988)深受美国大众的喜爱,后两部作品还被拍成电影。其中,汤亭亭的《女勇士》更是被盛赞为振兴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力作。

汤亭亭属于第二代华人移民。她的父系家族很早就有人移民美国,她父亲年轻时从广东去了纽约,她母亲到了40岁才得以去美国和丈夫团聚。汤亭亭1940年出生于加州中部的斯托克顿,60年代的美国学潮中断了她在伯克莱大学的研究生学业,此后移居夏威夷教书谋生,10年后(1976年)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女勇士》。该书的出版可谓一鸣惊人,美国各大报刊好评如潮,^[4]并作为当年非小说类最佳书目而获得“全国图书批评界奖”。^[5]迄今为止,《女

勇士》不仅接连不断获得奖项和拥有广阔的读者市场，而且赢得了美国学术界主流文化的认可。截至1991年，该书在美国的销售量高达450 000册，^[6]《女勇士》自出版后就一直是美国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讨论最多的亚裔文本。美国语言学会计划发行一本《汤亭亭的〈女勇士〉教学入门》，把《女勇士》同乔叟、但丁、莎士比亚的作品并列在一起。^[7]美国亚裔文学评论家 Sau-Zing Cynthia Wong 在一篇讨论该书的文章中这样说：“《女勇士》可能是美国当代亚裔文学中最有名的一部作品……有良好的出版销量，它是许多大学课程规定的阅读书目，该书的某些章节是美国文学选集多元文化色彩的必选项目。可以说，许多读者或许对美国亚裔文学毫无所知，但却阅读过汤亭亭的《女勇士》。”^[8]

这本书在美国白人读者中反响强烈，同时也在美国华裔文学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辩论双方的焦点在于：《女勇士》是一部沿袭了“东方话语”式的自传体写作，还是一部手法创新的小说；作者改写“花木兰”的传说，是否为了讨好白人而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亵渎。一时间两军对垒，旗鼓相当。支持派认为，少数族作家并非少数族社区群体历史的代言人，要求华裔后代保持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事实上是反历史的，《女勇士》不是自传，作者在尝试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什么是华裔美国人？”的思考，改写“花木兰”是其艺术使然。^[9]持反对意见的一派大都是男性，其主将即是被誉为美国华裔文学独立宣言《哎咿咿咿！——美国亚裔作家选集》（Aiii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 1974, 并见注释[6]）作者之一的华裔文学宿将赵健秀（Frank Chin）。他认为，汤亭亭以及谭恩美、黄哲伦等受白人推崇的华裔作家的写作意识，属于美国主流文化长期熏陶下的“东方话语”的反映，他们追随传统华裔自传作家，以个人经验的写作，迎合和验证主流文化对中国文化和华人形象的种种歪曲描述。《女勇士》对“美国华裔小孩耳熟能详的真‘花木兰’故事”的篡改，表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华人身份的“自我厌恶”，对中国文化

“自卑”地否定。“花木兰”在《女勇士》中变成了“一个白人优越论创造出的中国式女人被禁锢在丑陋的中国文化中，并成为其牺牲品”。^[10]

《女勇士》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它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并引起华裔文人内部的大辩论？

《女勇士》的全名是：《女勇士——一个鬼魂中长大的女孩的记忆》。全书分五个部分：①无名女人；②白虎山峰；③巫医；④西官门外；⑤羌笛之歌。前三部分作者“我”记述了几个儿时妈妈给她讲的故事：在中国老家，她的姑姑因为“私通”，分娩的当天被村里人抄了家，抱着婴儿跳进家中的水井，从此，不再有人提起她；作者想象自己成为“花木兰”，进白虎山修炼12年，然后带兵打仗报了国恨家仇，回到故乡成了英雄；母亲“勇兰”在中国学医和行医的经历，以及她能捉鬼和招魂的故事。后两部分是作者本人的讲述：“勇兰”得知妹妹“月兰”的丈夫在美国又结了婚，便把在香港的“月兰”“偷渡”来美去讨回她的权利，但“月兰”没有胆量面对丈夫，也不能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最后病死在疯人院；作者的少年生活是在压抑和屈辱的沉默中度过的，母亲曾挑过她的舌筋，让她讲话清楚和流利，终于，她像中国汉代被匈奴掳掠到蛮地13年的蔡文姬一样，开口唱出了自己的歌。

从母亲的故事到自己的故事，读者可以粗略地看到书中的五个部分是按作者年龄的增长排列的，但作者的叙述似乎混淆了母亲讲的故事与作者自己的感受、神话与幻想、美国的生活与中国的传统、历史与现实、听来的知识与事实真相之间的明确界限。单就写作手法看，《女勇士》亦非一部简单的书，叙述的多元视角、灵活的空间转换、多重的时间层面、现实与幻想的混杂以及故事的互文性，令读者如进迷宫。《女勇士》一书所涉及的题材也极其广泛，我们很难给它的主题叙述下定义，这部书几乎包含了关于移民处境、代沟矛盾、青少年的困惑和叛逆、女权主义、边缘文化、寻根意识、口头文学、家庭史诗、古老的民俗与神话、“东方话语”、

“红色中国”、毛泽东、文化冲突、个人经验与历史叙述等使西方读者深感兴趣的种种成分。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阅读它，不同类型的读者可从中发现不同的可读性。这样的写作在 70 年代中的美国文坛可谓应运而生，与当时美国的人文环境十分贴切。即使今天来看，其风格也相当前卫，充满了五花八门的拼贴、前后矛盾的零乱叙述以及随心所欲的神话改写，堪称为典型的后现代文本。

福克纳曾说优秀的作品必定是关于人的内心冲突的描写。^[11]《女勇士》中的“我”是一个思绪杂乱、充满反抗精神的愤怒女孩，她对华人的文化传统和美国的价值观都持质疑态度。她说母亲讲的故事前后矛盾，是胡编乱造（202 页）。她怀疑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文化是否真实（6 页），常用“也许”否定自己的判断（199 页），她憎恨“愚蠢的种族歧视者”白人老板使用“黄奴”的“字眼”（48 页），讨厌“华人女孩为使自己有美国女人味，往往把讲话声压得比美国人还要低”（172 页）。她感到回中国已无家可归（106 页），但“美国的生活令人沮丧”（45 页）。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说“我长大后成人妻，给人当牛做马，但她又教我唱女勇士之歌‘花木兰’。我长大还得做女勇士”（20 页）。为什么中国人守口如瓶，“却能保持五千年的文化亘古不变”（185 页）？她要打破沉默，用文字向世人“报告怨恨”（她对中文“报仇”的字面解释），像“花木兰”一样为父老乡亲“报仇”（53 页）。在书中，“我”站在其他叙述的对立面，不停地进行质疑或反驳，痛苦地寻求着关于“自我”（identity）的解答。《女勇士》所描述的正是现代人文化精神上普遍存在的那种“他人引导”社会里人们内心的困惑和焦虑，^[12]以及范式权威缺乏导致的无归属感。

《女勇士》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使得多元叙述成为可能，“我”自由灵活地跳跃在传统叙述难以跨越的时空的界限之外，作品中的外在叙述与“我”的内在言说之间产生了张力，构成了巴赫金式的作品内部的多声部对话。这里的“我”显然是自

传中的常规叙述主体所不能包含的。在书中，当“我”使用中国式的英语，以华人的视角反观美国现象，或把华人的思维言行放置进美国文化背景中进行描述时；当“我”以不完全的知识解释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时；当“我”的美国主流文化视角下的“天真”（innocent）叙述，相悖于读者所认识的事实真相，或以美国式的轻松诙谐将神圣与俗常并置时，这种由反差或错位所产生的幽默和反讽的张力效用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先驱者们的影子。在美国文学史上，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和塞林格（J. D. 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都巧妙地运用了这种叙述错置策略，不仅更好地揭示了作品的主题思想，而且创造了极其幽默的喜剧特色。同样，《女勇士》也是一部充满幽默、可读性高的严肃作品。

毫无疑问，《女勇士》在70年代的美国文坛无愧是一部独特而入时的作品，而作者的华人女性身份在此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从作者的创作主旨看，《女勇士》首先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叙述。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作品的实际支点在于两种文化的反差和冲突。作者兼备两种文化的身份使她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或可信性，对西方读者来说尤其如此。这点，作者在书中把它发挥到了极致。作者在描述五个故事中的五位中国妇女形象的同时，穿插了许多发生在中国，妇女遭受迫害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例如在“巫医”中，躲避日本飞机的村民看到同村的疯女人头上戴的首饰发出反光时，怀疑她给飞机打信号，竟用乱石砸死了她。当然，作者的讲述也有露出破绽的地方，“巫医”中作者的母亲完成学业归乡前到市场买女佣，模仿美国南方历史上买卖黑奴市场的做法，让女孩张大嘴查看她的牙齿等等，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作者试图讲出比她的知识多得多的中国故事。

《女勇士》一书所罗列的中国传统文化符码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从历史传说、神仙鬼怪、易经八卦、儒道佛教，到招魂祭祖、

气功武术、裹足绞脸、听书看戏，再到吃活猴脑、饮乌龟汤等古老而稀奇古怪的风俗民情比比皆是；书中提到了许多中国历史或传说的人物，如花木兰、孟姜女、蔡文姬、岳飞、关公、孔子等；书中的各章节到处穿插着作者对“中国文化”自相矛盾的看法与评说。《女勇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无节制的使用，反映了作者本人对中国文化有限而混乱、甚至片面的了解和认识。

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学者汤一介教授认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是由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构成的统一体，“就文化说，‘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是指已成的文化，是过去文化的积存，它是凝固的，是有规定性的……而‘文化传统’是指已成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流向，是一种活动，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往往呈现为无规定性”。^[13]《女勇士》的作者试图在书中把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做共时性的呈现，割裂了外在符号与内在精神的联系，她笔下的中国文化只能是一大堆凝固的、非真实的图码。书中混杂且大量的中国文化现象，实际上不过是历史沉积下来的具象的文化符号而已。《女勇士》中描绘的许多东西，在今天的中国早已销声匿迹；它们有些虽然在形式上仍或多或少地存活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但它们所体现或包涵的实质意义却因历经沧桑流变，其所指功能已被大大地弱化和消解，现代中国人更乐意把它们当做一种有趣的民俗生活的点缀。《女勇士》是一部面向西方读者的书，中国文化的描述与该书叙述者的主体意识不无关系。《女勇士》的作者生长在与中国相异的美国文化氛围中，她对中国文化有着与我们本土人不同的视角。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者站在“他者”的立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我们看到作者虽然通过父母辈和唐人街的生活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但作者对中国文化所做的包罗万象、碎片堆砌式的陈列，更多地说明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不甚了了。另一方面，也令人对她获取中国知识的认知途径产生疑问。作者本人在书中多次表